



# 用心浇灌,静待花开

常德市武陵区育英德景园小学 史菲沂

时光如细沙般从指缝间流走,转眼我已担任班主任三年。小学课堂是孩子们探索世界的起点。我始终相信,好的教学是“授人以渔”。

作为一名数学老师,我带着孩子们用积木理解几何图形,在超市购物中学习加减运算,统计班级出勤人数、生日月份等,强化计算与数值比较,开展计算大闯关PK活动,增加趣味性。当孩子们发现数学原来藏在生活的每个角落时,他们眼中的迷茫变成了

兴奋。这种“玩中学”的方式,让课堂焕发活力,也让知识真正生根发芽。

班主任工作就像经营一座小花园,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花朵。有一段时间,我观察到班上的朵朵下课总是一个人坐在座位上,哪怕体育课自由活动时间,也是独自坐在操场边上,我向朵朵了解情况后得知,她的几个好朋友最近不和她结伴玩耍,于是我及时找其中一个学生谈话,讲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,珍惜在一

起的时光。第二天看到她们课间一起开心地玩游戏,我欣慰地笑了。

教育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旅程。在陪伴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,我也在不断蜕变。曾经面对调皮的学生,我只会严厉批评,现在学会倾听他们的想法。记得二年级时,班上的谦谦在课间抢了后座小毅的铅笔,小毅不服气,也抢了谦谦的橡皮擦,两个人发生激烈争执,并扭打在一起。我赶到教室后立马把他们分开,与情

绪激动的他们拥抱,让他们分别诉说事情的经过,引导他们换位思考。当他们主动握手言和时,我明白了教育的真谛不在于约束,而在于引导。

陶行知先生说:“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,唯独从心里发出来,才能打动心灵的深处。”作为一名小学班主任,我愿继续做孩子们的引路人,用智慧启迪智慧,用心灵唤醒心灵。与孩子们共同成长的每一天,都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。

那封来自第六中学的信,静静躺在我的办公桌上。信封微微泛黄,仿佛承载着时光的重量。拆信时,粉笔灰簌簌落下,在阳光里轻轻舞动,让我忆起3年前9月的清晨,我第一次遇见她——小雅。

初三(三)班后排,总有个女孩低头,握着铅笔的手迟疑不前。英文字母对她而言,如高山难以跨越。同事劝我说:“别费心,基础太差。”某天午后,我推门撞见她在偷偷描摹英语花体字——被发现时慌乱掩饰,眼里却闪着渴望。

我为她准备了“进步笔记”。第一天,她默写对了3个单词;第二周,她第一次抬头听讲;第三个月,她举手回答问题。我调整作业布置,别人背10个单词,她背5个;别人写作文,她造三句话。每次听写前,我都会对她说:“慢慢来,你可以。”

第一次听写满分,她的手在发抖。我在作业本上画笑脸,鼓励她:“你是英语高手!”此后分数猛增:36、52、68、71……中考前夜,她发来短信:“老师,我怕让您失望。”我回复道:“你一直让我骄傲。”

放榜时,她只考了72分,比任何一次模拟考的成绩都低,她红着眼眶离开。那个夏天,我不断自问:是否我的期待,成了她的枷锁?直到这封信的到来——信里,已是高中生的她写道:“老师,您让我发现英语不是噩梦,而是一扇窗。”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。原来,72分不是终点,而是起点。

如今,我在教案上总会多画一个笑脸,多写一句鼓励。因为每个教室的角落,都可能藏着一个小雅——他们需要的,不是被“拯救”,而是被看见、被相信,然后在自己的季节里,静静绽放。多年后,或许她会忘记动词时态,但一定记得:曾有一个人,在她最怯懦时,对她说过“你可以”,而这就是教育最动人的声音。

初见小美,她像株裹着尖刺的幼苗。时尚装扮掩不住眼神的疏离,高考通知石沉大海,师长的关心被她的心理壁垒排斥在外。与班主任深谈后我才知晓,父母离异后,母亲疏于管教,父亲很少陪伴,家庭温暖的缺失,让叛逆成了她唯一的铠甲。我明白,唯有走进她的困境,理解她的缺失,才能打开她的心门。

我以“共情”为桥,为小美搭建专属沟通通道。QQ上,我常常问她“集训累不累”“喜欢的舞蹈片段”。起初消息常石沉大海,偶尔回复寥寥数字,但我坚信,缺爱的孩子需要的是陪伴而非说教。当她

吐槽“练舞三月反而更僵硬”,我听她倾诉挫败感;当她纠结“选古典舞还是舞蹈教育”,我结合案例帮她梳理,更借思政内核引导:“梦想的价值不在难易,而在坚定,尊重他人会让逐梦路更稳。”

信任终在某天萌芽,小美主动发来手机号,说:“老师,忙起来漏看QQ,您直接打电话。”后来她返校交材料,笑着拉我聊集训与憧憬。紧闭的心门,终因真诚敞开。

2022年的一天,深夜11点,小美哭着来电:“老师,艺考临时开考,我没核酸报告。”我一边安抚,一边连夜联络学校、社区与考试部门协调通道;次日清晨,

陪她做加急检测。关键时刻,家校社协同温暖汇集成合力。

毕业典礼上,小美捧着录取通知书鞠躬道:“老师,您让我知道我也能为梦想努力。”她父母也赶来致歉,承诺将多关注孩子。苏霍姆林斯基曾说:“教育技巧的全部奥秘,就在于如何用欣赏的眼光对待学生。”这段经历让我顿悟,思政育德、心理暖心、家庭滋养,三股力量交织,才能为孩子搭起成长桥梁。

教育之路漫漫,我愿做手持微光的耕耘者。坚信每颗种子都有独特的花期,以爱为壤,以耐心为露,那些曾蜷缩的种子,终会破土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。

## 山谷里的音符

泸溪县潭溪小学 石文军

去往万金山小学的山路,颠簸得像要把人肺腑里的浊气都甩出。车窗外的世界,从零星楼宇到苍翠层叠的山峦。抵达后我才得知,人们称这里为万山小学。因热爱音乐,我的行囊里装着吉他、竹笛、口琴和乐谱,怀揣着用音符滋润干涸心田的浪漫想象,我开始了第一堂音乐课。

我兴奋地介绍音阶,孩子们的眼神却茫然得像山间散不开的雾;弹起动听的吉他曲,台下一片沉默,几个调皮的男孩子模仿着农村弹棉花的动作,窃窃私语:“跟村里张弹匠一个样儿!”我的初心在山风的吹刮下,摇摇欲坠。

直到那个傍晚,我坐在山

坡上散心,听见一阵清亮、高亢的歌声,像黄鹂流转于夏木,像山鹰划破天际。我循声望去,看到班上最沉默的女孩灵芝,正一边赶着羊群回家,一边纵情歌唱。那旋律自由、辽阔,充满生命力。

第二天,我的音乐课彻底变了。我不再带乐谱,而是提来新买的录音机。“同学们,今天我们来开一场‘万山好声音’比赛,唱你们阿爸阿妈、爷爷奶奶会唱的歌!”当第一个男孩红着脸唱起粗犷的山歌,几个女孩手拉手唱起婉转的敬酒歌,我将他们的歌声用录音机录下又播放,整个教室沸腾了!他们发现,自己熟悉的乡音竟如此动听,如此令人骄傲。

灵芝成了我的“音乐助教”,我教她看简单的乐谱,她则告诉我每一句歌词背后的传说与情感。我们以大山、溪流、云海、劳作和思念为主题,共同创作了一首属于我们自己的歌——《万山的风》。

一年期满的那个夏天,镇里举办文艺汇演。我们万山小学的孩子们,穿着簇新的民族服装,用未经雕琢的嗓音唱起:“万山的风啊,你慢慢走,带上我的歌,翻过那山头……”曲毕,掌声如雷鸣般响起,久久不息。那一刻,所有的坚守与选择都有了答案。这群山里的孩子教会我:育人之道,是用一种乡音,去谱就世界上最美的和声。